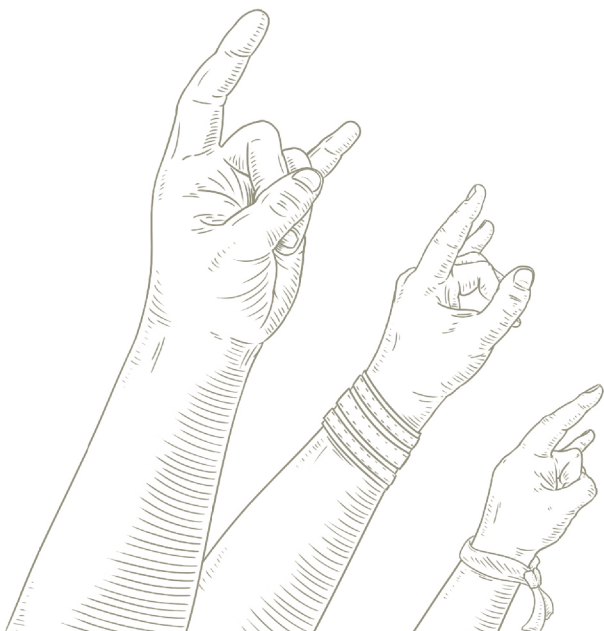


往死裏打

01. 序言
02. 廿年香港金屬演出記事
03. 與世界接軌 - 邀請外國樂隊來港表演
04. METAL LIVE SHOW 眾生相
05. 香港 METAL 高光時刻
06. 香港 METAL ALBUMS (by colour)
07. 專訪四隊香港金屬樂隊



序言

by gam2gok3

感覺

「往死裏打」

名字只是根據一篇潮文而改，卻被我挪用成香港一年一度的金屬慶典。

踏入二零二四年，我決定為這個 Metal Scene 注入一些新鮮感創作了這本 Zine。希望大家在閱讀前能知道，文字只是這場演出的導讀，文化只有親身到場才會明白得到。

第三屆「往死裏打」邀請的四隊樂隊風格不盡相同：黑、死、殘、蠱戮，亦是至今規模最大的一場。即使過往一些未有機會邀請的樂隊，其實也為香港金屬樂貢獻不少，至少仍保持著他們對 Metal 的「愛」。

其實我認為「往死裏打」不會是永遠的，主要可能有兩個原因：

- 1) 沒有選擇 – 香港的金屬樂隊終有一天會被我請完，
- 2) DIY 文化盛行 – 漸漸不需要搞手也能做得妥妥當當。

但在出稿的前一刻，悲觀的我還是認為前者的機率居多，若然後者能實現的話我也是最喜聞樂見的。

音樂本身就需要一些有心人不斷研究，比起樂理知識，保存文化並且了解其淵源是最能把金屬樂延續下去的途徑。大家可以多往唱片舖探索一下，網上資源的話有 Hong Kong Extreme Metal Monument、Encyclopaedia Metallum、Bandcamp 等等可以作為起步點尋找香港金屬樂。另外，亦有其他的主辦如 Hong Kong Metal Alliance 會定期舉辦香港金屬樂表演。

「以有形之態作史實，記錄香港金屬音樂高光時刻，死亡不是因為打壓，遺忘才是最無形的殺手。」藉著這本集合各家大成的 Zine，我希望至少能令香港金屬的壽命再延長一點。

Make Metal Great Again 就不敢說，但若然能燃起你對音樂的熱愛，未有樂隊的話就放膽去組隊，本身有樂隊的就放膽出歌出碟吧！

廿年香港金屬演出記事

作者：劉Sir

1. 場地的規模在這廿年間有何演變？

現在看演出，半個月甚至一個月有一場想看的已經算多，十多二十年前可是 band show 多至每個週末都有幾場選擇；現在不算知名的本地樂隊一年能踏幾次台板已經不錯，十多二十年前可是演出機會多至要推掉演出邀請才有時間排練。這份光景現在的人——特別是夾 band 的——應該想像不到。

工廠大廈一直是香港獨立音樂的搖籃，舊時不只是給各大小樂隊做 band 房用，各區工廈還有很多小型演出場地，而場地多亦即演出主辦單位也多。

當時因成本問題，幾近沒有外國獨立樂隊在香港演出，工廈單位以外一般樂隊或小型主辦單位能負擔的演出場地接近沒有。同時本地樂隊數目亦非多不勝數，band show 以數十名觀眾的小型雜錦 show 為主。

因為場地和主辦單位多，一個週末晚上在不同地區有幾場演出是平常事，有時更會出現主辦單位搶樂隊的情況，為各類型新舊樂隊提供大量演出機會，想看 band show 的也不愁沒有選擇。

在工廈以外也有些較大型的演出，像每年暑假會在城大校園舉辦的音樂節「弦極聽典」，重金屬方面有些樂隊或廠牌也會自行租用如文娛中心等較大場地舉行音樂節級演出，或是邀請外國樂隊來港表演。只是這種類型和規模的演出，一季有兩場已稱得上多。

後來各種原因令工廈場地大量消失，未有九展 Music Zone 和麥花臣場館之前，再上一級的中型場地租金太貴了，在工廈以外的演出地點大多不離相對較便宜的蒲窩和蒲吧，使這兩處一時成為香港 band show 勝地。而酒吧則是外國人樂隊演出的熱門地點，後來港島區也出現了現在碩果僅存仍然活躍的 livehouse MOM。

2010 年代初算是外國金屬樂隊在港演出蓬勃的開端，不過早期也可能是一年三四場，後來營運環境進步了、成本控制成熟了，外國獨立樂隊在港演出的數量慢慢增加。

同時因為小型演出的場地和主辦單位幾近消聲匿跡，曾經興盛的雜錦本地 band show 也差不多沒有了，又或是以其他型式如網上直播經營，以致有時出現在香港看外國樂隊演出反而比找本地樂隊為主的演出更容易，和本地樂隊為外國樂隊擔任開場嘉賓比參與本地演出帶來更多演出機會的情況。

可惜疫情的打擊、蒲吧蒲窩等場地少了人辦演出和 Music Zone 結業，現在又進入各類本地樂隊和主辦單位想做演出卻沒有場地的低潮期。Metal show 也由疫情前幾乎每個月有幾場外國或本地樂隊表演，回到舊時一個月能有一場重金屬主題的演出也很難。



2. 有沒有一些 Metal Show 在特別的場地舉行？

說過香港最缺乏的一直是表演場地，試數數在香港有多少間正規 livehouse 就會明白，所以從前到現在一樣，有人想找場地辦演出時，都會使出渾身解數發掘各種可能性。因此，演出與場地兩者感覺不合的情況很常見，而這份不和諧的「特別」在不同年代的意味也不一樣。

以前工廈場地不少尺寸卻小，都是能容納數十至一百人的小場地，場地較為簡陋，地點也不多方便有時甚至難找，這反而令去看演出多了份尋幽探秘的味道，相當配合這類演出地下的韻味。

但要辦一百人以上的中至大型演出，可供選擇的場地性質和價錢已經是另一回事，還要有場地不樂意讓人做 band show。所以那個時候的「特別」，便是主辦單位們四出找尋做中至大型 band show 可行地點的試驗催生而成：

2004 年台灣女聲 power metal 樂隊六翼天使來港，是 '00 年代最早期外地金屬樂隊來港的演出之一，當時選在高山劇場舉辦，同時有著在這八九十年代香港地下音樂聖地向前輩們致敬的意思。

2005 年香港極端金屬組織舉辦那個年頭難得的極端金屬音樂節「挪亞方舟」，陣容包括多支知名本地勁旅和來自泰國的死亡金屬樂隊 Deathguy，沒記錯這場如此邪惡嘈吵的演出是在教會禮堂舉辦的。

2008 年美國 "Ninendocore" 樂隊 HORSE the band 來港時是在中環 4 號碼頭二樓平台表演。

這些只是一部份例子，好像在香港甚麼角落都有人辦演出，因為那個年頭的確沒甚麼正規得來負擔得起的中小型場地，大家只好不斷嘗試在各種

允許辦 band show 的地方尋找出路，一直到蒲窩和蒲吧兩間青年中心成為 band show 勝地才安頓下來。

也有人嘗試租借文娛中心和大學校園設施舉辦中至大型演出，如前述過的「弦極聽典」便是每年暑假在城大舉行的音樂節，最初是找來不同類型知名本地樂隊的盛典，後來加入外國樂隊，成為每年香港獨立音樂的年度盛事。這活動或對往後各大學 band soc 將年度演出分展成定期校園活動有一定啟發性。

'10 年代初開始比較安定，除了有蒲窩和蒲吧，也有工廈演出重鎮 Hidden Agenda 以及後來的 Music Zone、Mom Livehouse 和麥花臣場館，多了不同大小和價錢的選擇，也成為外國樂隊海外巡演香港站的專用場地。

可惜到 '10 年代中後期工廈被活化了，青年中心場地也不再是隨便能租用了，餘下的場地不是輕易負擔得到，可以做外地樂隊演出而符合所有規則嘅場地自然更少和更貴。所以很多搞手，特別是小型演出或演出很地下的，紛紛回頭探索在市區內外做演出的各樣可能性。

很多演出改為私下舉行，然後像外國一些地下演出那樣，在演出前夕才通知地點，可以是某舊區舊大廈內的倉庫或教會，也可以是郊外、倉庫、天橋底之類地點，在公廁舉行演出也試過。

這種不事先張揚和甚麼地方都能是演出場地的做法，在外國地下演出特別游擊演出是種平常手法，但近年香港的地下演出走這一套常會出現令觀眾意想不到的演出場景，這份「特別」卻是因為各種不可述原因唯有這樣做。

3. 香港以往／現在有何 Metal 的主辦單位？它們有沒有一些特別之處？

自己看 band show 是 '00 年代初在觀塘工業邨內的 Livehouse 開始（沒錯那間 Livehouse 的名字就是 Livehouse）。那時不同地區工廈中的演出場地不算少，有些會自己主辦演出，也有些會與 band show 搞手合作。

但專門辦 metal 的很少，畢竟當時重金屬尤其極端金屬仍屬非常小眾文化，不過已有不少單位為推廣 metal 而努力，如舉辦「挪亞方舟」的香港極端金屬組織，和那時在旺角有門市的極端金屬唱片專門店 TRHK。

還有辦過很多校園演出的 Live Life No Rules / Mind Your Head，和邀請外國重型樂隊來港的 hardcore 廠牌 Start from Scratch 等，以那時候的市場規模來說，metal show 或較廣義的重型演出的主辦單位數量不算少。

全女班樂隊 Sisters of Sharon 成員 Chris B 創辦的 The Underground 也是獨立演出推手之一，直頭今時今日仍不懈為本地和外藉獨立樂隊舉行演出，當中包括很多本地金屬樂隊。

Y-Concept Stage 是個較特殊的個案，作為一個位於社區中心內，旨在定期為不同類型年輕樂隊踏台板機會，和提供創作指導與錄音等額外協助的表演場地，有點像舊時眾工廈 livehouse 在做和想做的。

因為主持人是 thrash metal 樂隊 Darkness Pool 和 Chaos Invaded 結他手的關係，這裏辦過不少重型樂隊或重金屬主題的演出。可惜這場地已停止營運了。

而稱得上將香港金屬演出帶到新紀元的，是 Hidden Agenda 亦即後來的 This Town

Needs，相信近十年沒有聽重型音樂的人未看過他們舉辦的 metal gig。

那時候外國樂團開始盛行世界或亞洲巡迴，外地獨立樂隊訪港機會大增，加上自擁場地的低成本優勢，得以令各音樂類型中從很出名到不出名的樂隊皆能獲得在港表演的機會。一時間在香港看外國樂隊演出比找本地樂隊的演出更容易，也幾乎每個月都有外地金屬樂隊來港表演。

因種種不可抗力，Hidden Agenda 被迫搬遷四次，最後能敵不可抗力也敵不過疫情黯然結業，之後與其他本地熱心單位如香港金屬聯盟 (Hong Kong Metal Alliance / HKMA) 合作專注舉辦演出。



4. 以往要知道香港的 Metal Live Show 有何途徑？

互聯網未普及時，在 band 房或相熟的小型唱片店貼 band show 海報或放傳單是個重要宣傳途徑，因為那時租 band 房夾 band 或到獨立唱片店買 band sound 唱片的人很多，在這兩類地點做宣傳十分有效。以前還有音樂雜誌時，較大型的演出也會在雜誌上賣廣告。

網絡普及後，各大網上論壇的音樂板或 band 板便成為樂隊與演出的主要宣傳渠道，有演出時搞手和樂隊便會在論壇上公佈。也有人會在 ICQ 等聊天軟件中廣發訊息，讓大家知道近期有甚麼演出。之後 Facebook 等興起，一場演出公佈後熱心樂迷便會主動分享出去，宣傳變得更容易。又或打開 Facebook 的活動專頁，列出的表演活動多到你看不完。

但又因不可抗力，現在想辦 band show 不能像以往透明。主要宣傳平台仍是 FB、IG 等本地人常用的社交軟件，但小型演出大多不再公開宣傳，只在朋友和相熟觀眾間私下分享。同時演

出資料不會列出場地，這「秘密地點」只在購票後或演出前才會公開。

若不是追求徹頭徹尾都是 metal 的演出，還有兩個選擇。一是有 live band 表演的酒吧，偶爾會邀請 metal band 演出，但這些樂隊大多較不知名，純 metal 系的演出也不常見。這種演出只有靠自己主動定期留意酒吧和樂隊釋出的資訊才能得知。

另一是甚麼類型樂隊都會找的音樂節，能看到的樂隊多數較出名，只是 metal band 數量不會很多，可說是貴精不貴多，所以是否值得要視乎自己整體喜好。

有些樂隊尤其地下極端金屬樂隊，是這兩種場合都不會出現的。想看他們演出，只有自行密切留意樂隊何時會辦專場，或等到有人辦 metal show 同時能請到他們出山了。

5. 觀眾群在這廿年的趨勢有沒有任何不同？

與 2000 年代初剛開始看 band show 時相比，最大分別肯定是人數。初時極少外地 metal band 來港，因為很少外國樂隊會在亞洲巡演，辦演出只有專誠邀請來港，成本太高；後來獨立樂隊在亞洲巡迴開始盛行了，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將成本壓到盡量低，相反幾乎每星期都有 metal show，還要是外國樂隊的演出。

演出數量多了，觀眾人數增長卻不相符，和現況相比的話，現在任何一場 metal show 觀眾人數都比以前大半同類演出多。舊時入座率唯一可與現在一場普通 metal show 相比的，也只有盛事級演出。

「盛事」不一定跟規模有關，那時能做到一場全晚只有 (extreme) metal band 的演出，或請到一隊比較知名或樂風較極端的外國樂隊來已經屬於盛事了。雖然也沒多少「盛事」入場人數能有三位數。

主因在當時本地觀眾間的普遍風氣是追求看某些受歡迎樂隊，較不知名樂隊來多少隊也不會在意，所以那時候有一句經常說(其實到現在仍在說)：

如果全晚台下人數比台上多，
已經是場很成功的演出。

聽來像笑話，但非常不幸在獨立演出之中很多時候是真話，直到現在無論是那種音樂類型的演出還有機會出現這種情況。**個人觀賞過的演出裏最低觀眾人數紀錄，本地樂隊演出是 1，外地樂隊演出是 3。**

後來多了外國人看地下演出，情況開始改善。自己做過 metal 門市和演出，以前外藉人士 — 包括居港洋人和遊客 — 可說是沒幫忙撐起半邊天也頂著三成。

和本地觀眾一大分別，是他們普遍抱著一種落酒吧或去 party 般的心態去看演出，樂隊是誰不是最重要，是玩 metal 就成了，畢竟在香港很難找到 metal band metal show，就算不認識玩得夠 high 就可以了。有些演出沒了這班外國朋友，的確是全晚台上表演的人數比台下看表演的還多。

而外國人帶來的轉變還有觀賞型態的改變。早期的 metal show 觀眾來睇 show 就真的是來睇 show，大部份人大部份時間沒有其他反應或行動。後來場內多了外國人，本地觀眾發現原來看 metal show 或說 band show 是可以這樣玩的，就開始有人開 pit 會 mosh 和插花。

之後經 Hidden Agenda 和 HKMA 等各場地與主辦單位努力，經常有知名外國 metal band 來港，對觀眾來說是黃金時代，但人數開始穩定於高位數也屬很後期的事，只是當中有點玩味。其實後來多了人看 metal show，不主要是本地 metal 友多了，也因為不追求特定音樂類型的 indie 樂迷參與。

七、八年前向來只有黑衣人參與的 metal show 開始出現一些裝扮像文青的觀眾，比例還慢慢上升。Indie 文化反而令重金屬的滲透率更高，所以屬於那種類型不是影響因素，只要感覺合意

又能接受就會聽和看。直到現在這類看來不像 metal 友的樂迷，仍是 metal show 票房支柱之一。

之後 metal show 越做越大，從工廈到 Music Zone 到麥花臣，舊時一年未必有一場的重金屬音樂節成了半年度甚至季度活動。而 '00 年代後期 metalcore 的興可說是個分水嶺，往後聽的和看的重金屬變得不一樣。

在 metalcore 之前玩和聽金屬的大多是七、八十年代出生長大，主要迷 heavy、thrash、power 等傳統派系。在 '00 年代初起極端金屬風頭蓋過傳統金屬那段時間，重金屬樂隊與樂迷已經歷過一次轉變。

畢竟舊派的人不是個個都能接受用旋律美換取技術與侵略性的取向，單是唱腔已排除了一班人。但當時也非一刀切地除了極端派甚麼都沒有，仍能找到各類型的金屬樂隊，即使某些類別是式微了。

而在那年頭那代 metal 友已進入個人時間需優先投入在生活和家庭的人生階段，當 metalcore 這種「核味太重」「不夠 metal」的金屬成為新一代金屬主流，便使很多老一輩 metal 友視為放低重金屬的時候。

帶來的一大衝擊自然是 metal scene 的迭替。舊時很多本地 metal show 音樂風格較多元化，一場可看到幾種不同類型的樂隊（雖然有時也因為本地 metal band 不算多，要做到所有演出樂隊方向一致不容易），**當樂隊連帶**

樂迷離開了，往後的金屬
便會以填補這空白的新一
代樂隊的取向為主。

所以在 '10 年代中以後，想聽不是黑腔、死腔、吼腔的 metal 請到酒吧，一般 metal show 已幾乎找不到玩傳統 metal 的樂隊，而只餘 metalcore 與其衍生類型，和 post-hardcore 等相關類型的樂隊。也所以在 201X 年開始，在 metal show 遇到的熟悉面孔越來越少。現在去看年青一代辦的 metal show，很難見到舊時幾乎逢 metal show 必到的朋友，經常在台下連一個認識的人也沒有。也發現 4X 歲在現在的 metal show 觀眾中已稱得上步入老年。而經歷了 2019 和疫情，現在另一明顯轉變是外籍觀眾

少了。這幾年之後一些舊時在 metal show 常遇到的本地人和外國人因種種原因不再出現，取而代之是來自內地的觀眾，始終香港擁有能承接一些內地不能辦的樂隊演出的優勢，重新通關後很多內地觀眾湧入香港看這類演出。這不限於 metal 在各類型演出也出現這現象，數量還有不少，自己便看過在香港舉辦台下卻幾乎只聽到普通話的演出。或許再過幾年，這現象會發展至足以作一個延伸討論。

與世界接軌

邀請外國樂隊來港表演

作者：Sariel @ Hong Kong Metal Alliance



1 作為一名外國樂隊搞手，如何在芸芸眾多樂隊中挑選出來請他們來港演出？
重視自身喜好為首要，其次考慮回本，事實上這兩者同樣重要；請教身邊朋友的意見，參考同類型樂隊和相近級數的樂隊演出的人數以做評估。

2 如何邀請樂隊來香港演出？
有些樂隊會積極聯絡各地的策劃者，有些透過推廣人員，他們會向你提供機會。若是自行邀約，多半只有和日本或台灣的樂隊合作過。

3 來自外國玩金屬音樂的樂手有何特別之處？
他們也只是普通人，其中不少是素食主義者。

4 一般接待外國樂隊的行程如何？
若樂隊行程有餘暇，就看他們想要自由活動或外出，最誇張的是之前帶 Masquerader 去澳門一日遊。若是住宿方面，就看場地附近有哪些價錢合理且能容納人群的酒店。

若談及用餐，演出後一定會去金O來，這是由 Hidden Agenda 延續下來的傳統。最深刻的印象不是自己參與，而是幫忙 EPICA 的經驗。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歡 EPICA，演出前帶著 Mark Jansen 和 Isaac Delahaye 出去走走，閒談時我很喜歡他們的歌曲《Blank Infinity》。後來他們改變了演出曲目，不知道是替換還是加入了《Blank Infinity》。遇到火警和蝦蟇等小問題不算什麼，但曾經幫忙時有日本樂隊將火牛插入 220 伏特插板，導致火牛燒毀。

METAL LIVE SHOW

眾生相

插水 (Stage D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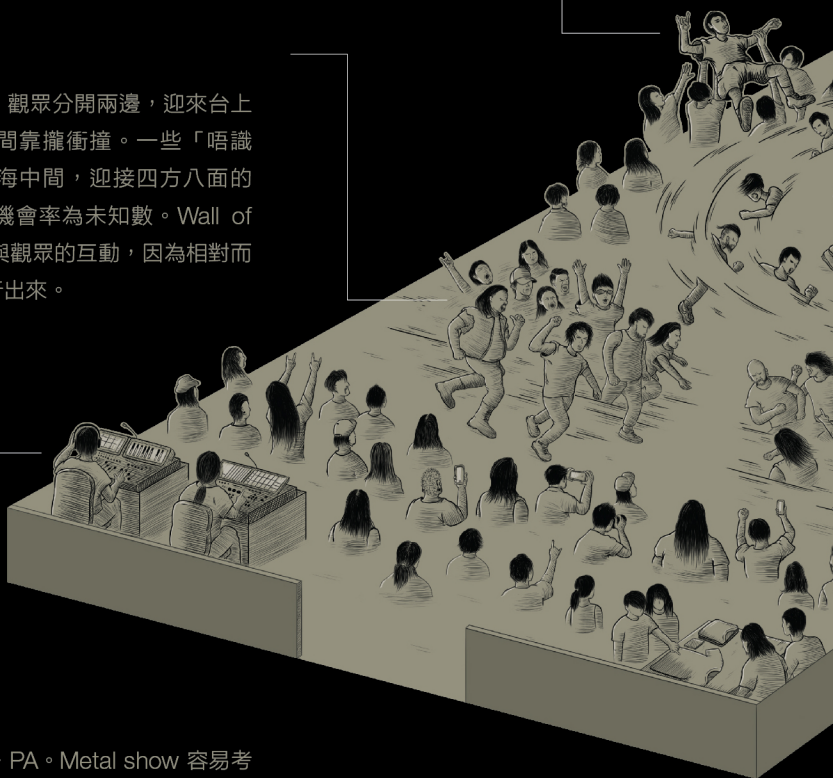
相當危險的 live show 文化，從台上跳到觀眾的手上，若然成功的話通常伴以人群沖浪，如勝利般的姿態享受上台台下的祝福。稍有不慎一失足或是觀眾接不住，背部或頭部著地均有可能，已有不少例子是有觀眾因此而嚴重受傷。當然若然能成功達成的話，可謂 the show is yours。

人群衝浪 (Crowd Surfing)

將在自己頭上的觀眾傳給其他人，形成一個衝浪的效果。

Wall Of Death

猶如摩西分紅海一樣，觀眾分開兩邊，迎來台上樂隊示意，便跑向中間靠攏衝撞。一些「唔識死」的觀眾會留在紅海中間，迎接四方八面的人浪，能全身而退的機會率為未知數。Wall of death 講求台上樂隊與觀眾的互動，因為相對而言難以靠觀眾自覺實行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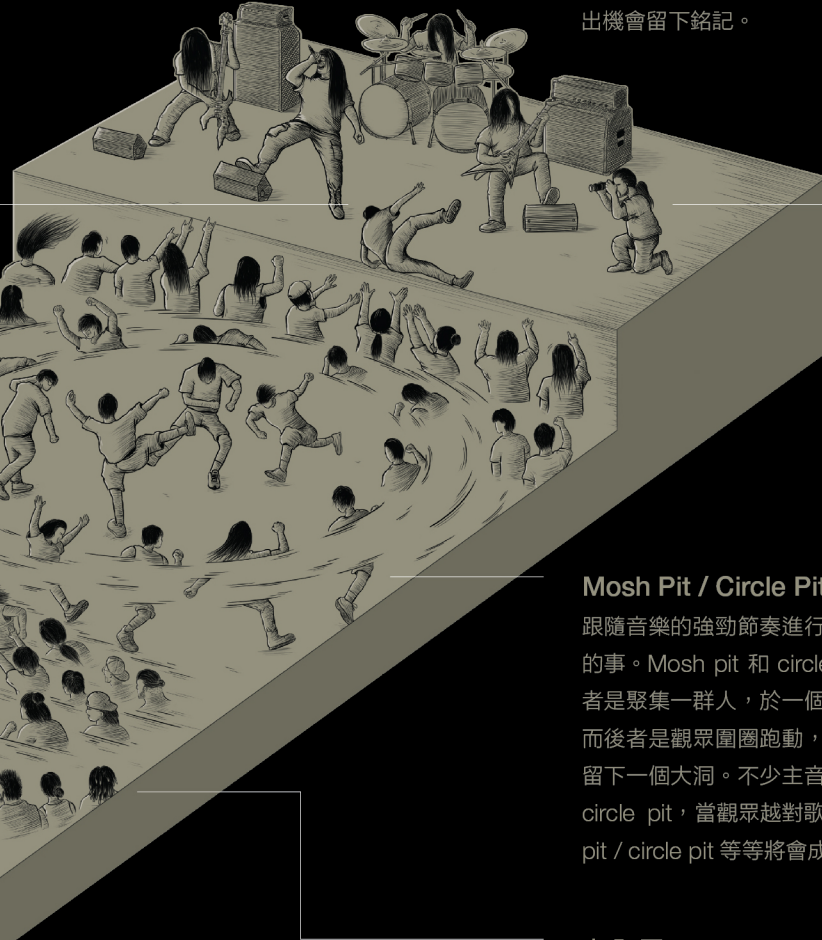


PA

作為現場演出的心臟 - PA。Metal show 容易考起 PA 取聲的取態，稍一不慎或是與樂隊溝通不佳便會令聲音不堪入耳。最常見的是只有轟炸，甚麼音也聽不到，或是鼓 kick 「統治」所有樂器等等。當然場地的音響器材佔了一大部份影響聲音的因素，PA 就如一個大廚，使用廚房僅有的工具處理食材一樣。

攝影師

Metal show 中的攝影師往往令自己身處險境，他們潛入 mosh pit、circle pit 中捕捉觀察精彩一刻，亦經常跳上舞台放大結他 solo，令台上成員閃閃發亮。身體受傷少不免，最重要是視如妻兒的器材不被撞壞，而這一切皆為樂隊少有的演出機會留下銘記。



Mosh Pit / Circle P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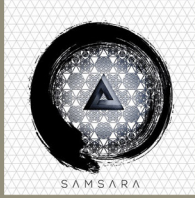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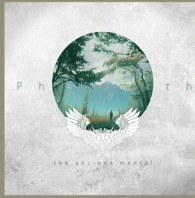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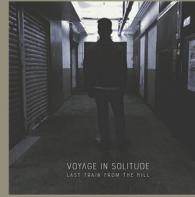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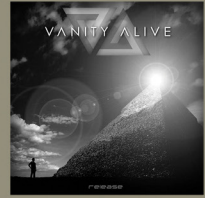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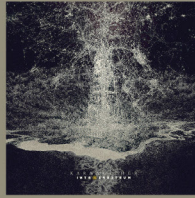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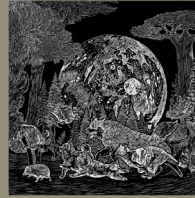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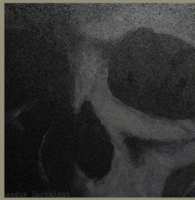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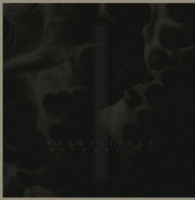
跟隨音樂的強勁節奏進行衝撞，彷彿是渾然天成的事。Mosh pit 和 circle pit 相異之處，在於前者是聚集一群人，於一個空間進行對人的衝撞，而後者是觀眾圍圈跑動，擴大觀眾的範圍，中間留下一個大洞。不少主音會提示觀眾是時候進行 circle pit，當觀眾越對歌曲熟悉時，種種 mosh pit / circle pit 等等將會成為自動波的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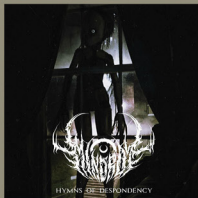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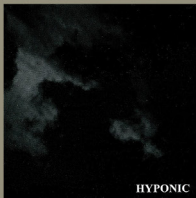
安全區

既然前面充滿危險，不如站在後面或側面欣賞一場 metal show。不會有任何人撞你，基本上就是純粹享受樂隊給予你的音樂。有些人稱這類人為「兵馬俑」，但其實這只是你享受音樂的方式，從來看演出帶給的感受都是自己的，而這些人有幸存在於同一空間下享受音樂實為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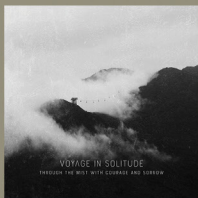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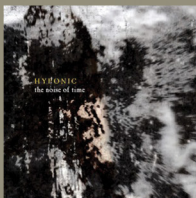




Karmacipher - Necroracle
 Saedus Darknight - Empty
 Karmacipher - 陣獄
 逆流 - 末·世說
 Instinct of Sight - Blended Abstract
 Hyponic - Black Sun
 Mind Rot - Hymns of Despondency



Evocation 招魂 - 劫數
 Evocation 招魂 - 奠
 逆流 - Re:欲
 Synergy - Laika
 Discombobulation - Roman's Melancholia
 Heresy - Reincarnation
 Wreckage of Progress - Witness



Azylum - Are We Born To Suffer?
 Ancient Spirit - Dawn of The Night Kingdom
 Karmacipher - Introspectrum
 Darkness Pool - 赤地生還
 Vanity Alive - Release
 Hyponic - The Noise of Time
 Voyage in Solitude - Through the Mist with Courage and Sorrow



Escharotic - S/T
 卸甲 - 皇者令
 Ozmium - The Lion Rises
 Voyage in Solitude - Last Train from the Hill
 Evocation 招魂 - Take Your Soul
 Aum - Of Pestilence
 Chimeras - Silent Cries in the Stifling Ha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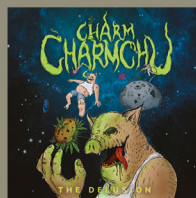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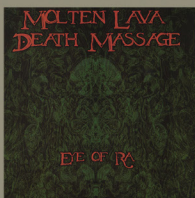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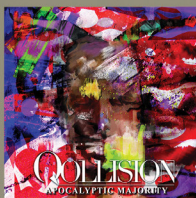
Voyage in Solitude - The Isle of Death and Rebirth
 INDenial - S/T
 Blackwine - 追夢
 Hyponic - 前行者
 Aether - Contrivance
 Shepherds the Weak - Strength in Numbers
 Decay - The Surfacing



Fear Index - Age of Wrath
 The Ancient Mental - Philomath
 Nanahara Shuya - Imperial Grand Strategy
 Serve the People - Mass Insurgent Lane
 Serve the People - Jiangmen Carol
 Serve the People - Forever Faithful To The Revolution
 Maniac - 記憶·凌亂散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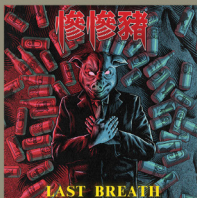


Vanity Alive - Born of Fire
 Vanity Alive - Samsara
 鐵樹蘭 - 讓信念繁衍
 鐵樹蘭 - 自白
 逆流 - 亂·世說
 逆流 - 續·世說
 Twisted Cycle - 夢落破鏡





Orthon - Transmigrate
 Project 9 - Make Love
 Project 9 - 禁技
 Protoss - Divide Sanctuary
 Massacre of Mothman - 凋零·沉落
 Parallel Horizon - Dissonant Echoes
 Bidroha - Suffer Till Dea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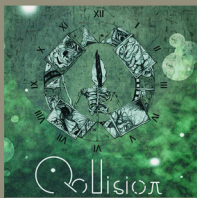
Shepherds the Weak - Aeons
 C9H9N - Breaking the Hell's Flesh
 Facelift Deformation - Path To Retribution
 Project 9 - You Deserve It
 Project 9 - Dark Romance
 慘慘豬CharmCharmChu - Last Breath
 慘慘豬CharmCharmChu - Majestic Brewing Order



Qollision - The God of the Gaps
 Qollision - Apocalyptic Majority
 Soul of Ears - Collide
 Facelift Deformation - Dominating The Extermination
 Facelift Deformation - Cybernetic Organism Atrocities
 Gostlord - Portals To Ancient Infinity
 Borehole - Elemental



Cadaver - The Doppler Effect
 Dying Process - Winter Is Neverending
 Parallel Horizon - Amalgamate
 Maniac - 浪客行
 Chaos Invaded - 逆襲五行
 Crystal Zone - 水晶迷
 Unto the Dawn - Apocalyptic Reflection



秋紅 - 為人民服務
 秋紅 - S/T
 Molten Lava Death Massage - Eye of Ra
 慘慘豬CharmCharmChu - The Delusion
 戳麻 - 自在本性
 Qollision - S/T
 V-turbo - Metal Demo



Shepherds the Weak - Biformity
 Dismal - 遺·白
 門生 - 扭曲視線
 Irresistible Hearts - S/T
 Pave the Path - Order of the Saviour
 Hong Kong Metal Alliance – Volume 1
 The Priceless Boat - On the Palms of my Hands



Evocation 招魂 - 天靈靈 地靈靈
 Blackwine - 影子
 Vanity Alive - The Human Condition
 Vanity Alive - Deceit
 C9H9N - Coshit Virus
 Human Betrayer - Underland Enthronement
 Cryogenic Defilement - Worldwide Extermination

專訪四隊 香港金屬樂隊



Dismembered 自 2015 年為 Suffocation (US) 作開場嘉賓後，一直沒有更新動向。9 年後，Dismembered 成員再次相聚，對 metal 的熱情不減不退，在各成員心中繼續燃燒。

2024 年的 Dismembered，除了結他手健 (Hermetic Silence)，彈 bass 的 Derek (Eve of Sins) 及鼓手 Shaun (Perish Of Emptyrean / Parallel Horizons / Project 9)，還有繼承已移民前主唱 J 的 Naseem (Parallel Horizons / LVLL / Project 9)。音樂上的兇狠與技術性是必然的，但最令人深刻的卻是各成員的熱誠及毋容置疑的興奮與快樂，完全實現了健所說的「Music is my life, man!」

對於今次演出，樂隊表示極度期待，除了舊歌還準備了幾首新歌與觀眾分享。希望到時各位可以在現場體驗屬於 Dismembered 的 Technical Death Metal 配合一流的音響 / 燈光及 VJ 度身定做的視覺效果所打造的絕世氛圍！



Evocation 招魂成軍 2002 年，為香港最早的黑死金屬樂隊之一，歌曲以東方陰邪之氣及宗教元素加入黑死金屬構成獨特風格。

樂隊歷史

2008 年發行第一張專輯《Take Your Soul》，歌曲主要是表達厭惡虛偽的現實世界和逃避的慾望，面對不公社會及宗教的偽善，希望靈魂在黑暗裡安息。

2013 年推出第二張專輯《天靈靈地靈靈》，以大量傳統東方氣氛樂器及聲效，構建一次探討死亡的地獄之旅，通過「天靈靈地靈靈」這咒語超越人鬼神三界來詛咒這不斷崩壞的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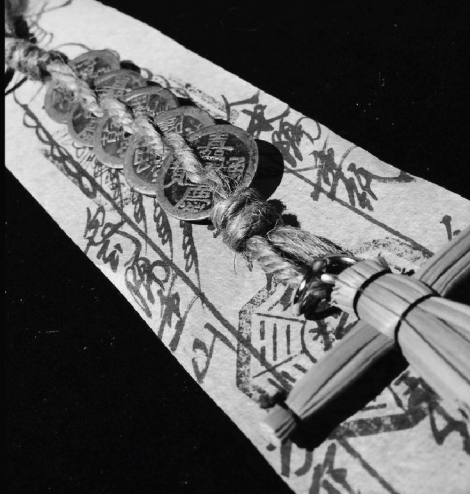
2014 年 4 月 25 日贏得 WOA Metal Battle China 金屬戰火冠軍寶座。並於 2014 年 7 月 30 日出戰德國，參加全球最大金屬音樂節 Wacken Open Air 2014 - Metal Battle，進入最後五強，贏得第四獎。

現在樂隊成員為：主唱及結他手 Tomy、結他手 Tai、貝司手周聰、鼓手魔仔。

2018 年推出第三張專輯《奠》，專輯內十二首歌，都帶着不同的訊息，對塵世各種的無奈、對生命各種的不平、對破壞生態自然的憤怒及緣起緣滅的執着等等。曲風充斥着濃烈東方陰邪之氣為主，《奠》就是招魂對生命的種種體驗，成長出來的作品，希望聽眾們在歌曲裏能體會到我們的精神及情緒。

2023 年樂隊推出第四張專輯《劫數》

「劫數」是我們對香港在 2019 年至 2023 年間所經歷的現世觀感紀錄。這張專輯承載著我們對這段時期的思考和情感，並希望能夠為所有經歷這段時期的人們帶來共鳴。儘管我們或許無法改變現實，但我們相信音樂有著治癒與連結的力量。感謝一路上支持「招魂」樂隊的樂迷們，與你們一同面對這段時期的挑戰！



五帝錢

源自清朝的五位皇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及嘉慶）所用的貨幣。古代銅質貨幣被認為能有效吸收氣場，常用於風水佈局中，以擋煞、避邪和招財。

聽完《招魂》，若感覺陰氣怨念重，五帝錢掛飾可幫助辟邪淨化，帶來大吉大昌！可作為鎖匙扣隨身攜帶，或掛於家中鎮宅。這款掛飾經過自然開光處理，讓你隨時感受正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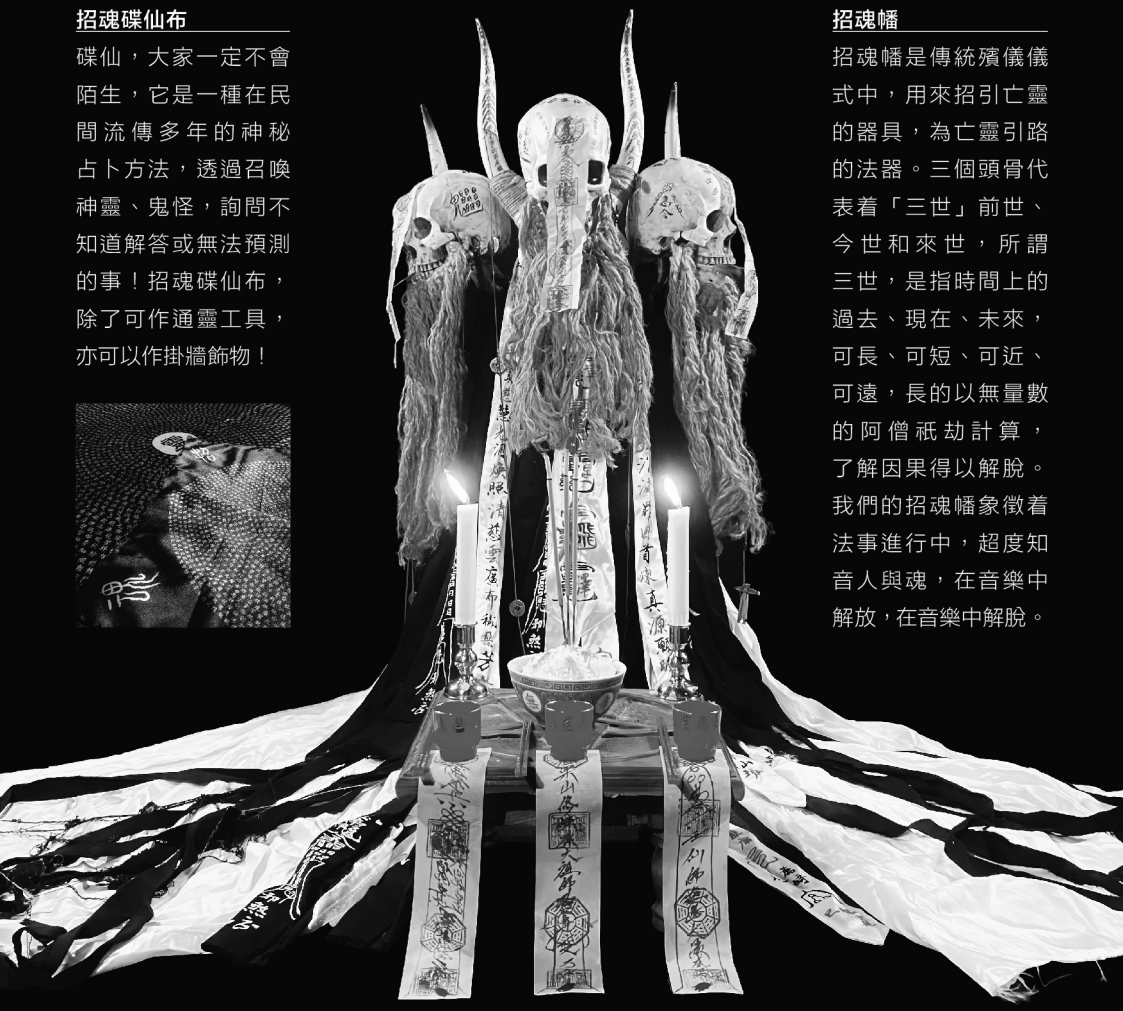
招魂碟仙布

碟仙，大家一定不會陌生，它是一種在民間流傳多年的神秘占卜方法，透過召喚神靈、鬼怪，詢問不知道解答或無法預測的事！招魂碟仙布，除了可作通靈工具，亦可以作掛牆飾物！



招魂幡

招魂幡是傳統殯儀儀式中，用來招引亡靈的器具，為亡靈引路的法器。三個頭骨代表着「三世」前世、今世和來世，所謂三世，是指時間上的過去、現在、未來，可長、可短、可近、可遠，長的以無量數的阿僧祇劫計算，了解因果得以解脫。我們的招魂幡象徵着法事進行中，超度知音人與魂，在音樂中解放，在音樂中解脫。





PERISH OF EMPYREAN

PoE 的組成原因很簡單，就是想創作自己滿意的作品，無論是歌曲、畫作、概念還是形象。撇除作曲的時候，他們其實很少聚在一起練習，許多日常事務都能在家中與隊友合作。因此，他們稱自己為網友，這並非毫無道理。然而，當他們在現實中相聚時，卻會感受到一種無言的默契將他們牽引著。

樂隊的首隻單曲《Call from the Abandoned》最初並不在計劃之內。有一次，成員受邀與唱片公司及酒廠合作創作酒罐插畫，這首歌便隨著這個概念而誕生，與插畫互相呼應，為故事提供了更多層次的意義。與以往關於神話、宗教和人性環環相扣的主題不同，他們以 H.P. Lovecraft 的小說《克蘇魯的呼喚》為藍圖創作了這首單曲，並重新詮釋克蘇魯的故事，以更具象化的方式建立歌曲的主題和內容。

談到創作過程，樂隊認為交響樂能增強作品的張力和質感，並在不同段落中搭配各種樂器，增加樂曲的彈性和可能性。聲音設計方面，靈感來自科幻和神話電影中的「史詩」音效。歌詞創作受不同書籍與場面調度的啟發而更具敘事性和深度。為了令作品更完整，主音開始着手設計封面插圖、演出服飾、周邊產品和 VJ 等。獨特的神秘氛圍和符號旨在強化樂隊概念中的世界觀，使聽眾更加投入。

早在 PoE 的第一場現場演出前，他們已經萌生對現場視覺的構想。低調的作風和披頭蒙臉的形象，都是希望能代表 PoE 的演出狀態。成員們構思了頭套的設計並著手製作，每個設計象徵各人的角色。PoE 在藝術上呈現的，不僅彰顯了他們的獨特風格，也為香港金屬圈帶來了新的景象。

SHEPHERDS THE WEAK



Shepherds the Weak 成員間的關係，早已超過於樂隊成員本身。和這場一同演出的招魂一樣，都是二十多年前便開始組成，經歷過成員更替，現時的成員主要是四位骨幹，另外亦有一位成員 Joey 長居菲律賓，待 STW 有演出會回來香港。成員們各自有家室，仍堅持抽出時間於平日夾數日樂隊。

每次見面除了在 band 房相處的時間外，一律不談組樂隊的事，除而代之的是各種 inside joke，享受朋友間的時間。他們都說，大概到他們老了不能玩樂器時，Shepherds the Weak 才會解散，否則這幾位麻甩佬會一起玩下去。他們笑言，平常一隊樂隊經歷過的事在 Shepherds the Weak 身上已經度過幾個循環。幸運的是，成員之間的默契並沒有因人事的變動而受到破壞。面對失去的第二結他手，樂隊在現場表演時聰明地作出取捨，以更重型的編曲因時制宜地去玩本來需要兩把結他的部分。STW 深知以現場表演得到反饋的年代已經遠去。他們

未來亦計劃以數位發行的方式，逐步釋出新歌曲去對當前單曲和播放列表的趨勢變化。實時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式，並更有效地與觀眾互動，充分體現香港人應變求變的精神。製作音樂有時不僅僅是為了演出，而是為了表達內心的情感與思想。儘管現實的環境令人氣餒，STW 相信選擇去享受創作的過程才會令樂隊走得更遠，更重要的是在音樂旅程中始終保持著純粹的創作初心。雖然他們每年只舉辦一次演出，但每一次上台對他們而言都像是一次與老朋友的聚會，充滿期待與歡樂。

策劃

Yingdak Collective 英德合作社
gam2gok3

作者

Yingdak Collective 英德合作社
gam2gok3
劉 sir
Sariel @ Hong Kong Metal Alliance
Dismembered
Evocation 招魂
Perish of Emphyrean
Shepherds the Weak

設計

Yingdak Collective 英德合作社
gam2gok3
YINchan Design & Illustration

插畫

YINchan Design & Illustration

相集照片提供

Chan Kai Yuen @ W Photography
Kenneth Tang @ Kennevia Photography
Khris Chau
MooLaai 無賴 @ LQS Photography 低質攝影

排版

YINchan Design & Illustration
@boxroom_n_thecondos_ (相集)
Martin @ Yingdak Collective 英德合作社 (專輯集)

